

当代

/ 社 / 会 / 学 / 系 / 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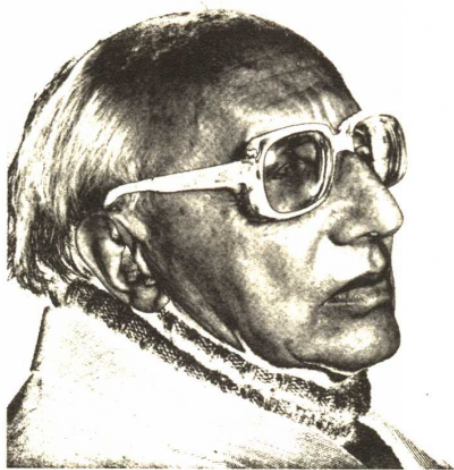
学术棱镜

译丛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周晓虹

论

文明、权力
与知识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 著
斯蒂芬·门内尔 编
约翰·古德斯布洛姆 译
刘佳林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大学学术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主 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周晓虹

-社会学系列-

论文明、权力与知识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 著
斯蒂芬·门内尔 编
约翰·古德斯布洛姆
刘佳林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
斯蒂芬·门内尔 约翰·古德斯布洛姆编；刘佳林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张一兵主编)
ISBN 7-305-04506-3/B·343

I. 论... II. ①诺... ②刘... III. 论文明-权力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4144 号

*

On Civilization, Power and Knowledge
by Norbert Elias (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tephen Menell and Johan Goudbloom
Copyright © 1998 by Norbert Elias Stichting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1998 by Stephen Menell and Johan Goudbloom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4-003 号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

[德] 诺贝特·埃利亚斯 著

斯蒂芬·门内尔 约翰·古德斯布洛姆 编

刘佳林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话 025-83596923 025-83592317 传真 025-83328362

网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信箱 nupress1@publi1.pitt.js.cn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965 × 1 270 1/32 印张 9.125 字数 307 千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5-04506-3/B·343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销售商联系调换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总 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的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

西”(王国维),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示域外学术90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年秋于南京大学

迎着风暴

万物皆有秩序
不管是生死不渝
的狂热爱情
还是乏味无趣的人生

摩肩接踵，攘攘熙熙
生活就是没有主家的宴席
直到黄泉
直到死神对我露出笑脸

窈窕淑女君子所爱
不知不觉孩子入怀
温柔肌肤
转眼败腐

埋入窀穸
蛆虫欣喜
复化作萤火虫
万寿菊和茺菁

云雀在鸱鸒爪下
鲜血淋漓，淋漓
鸱鸒在黑夜叫嚣
世界鲜血淋漓 淋漓

扑过去，撕得粉碎
风流化尘泥
市镇成了废墟
一切随风逝

无消无息，混乱的风暴里
时间的游牧儿来到
在无边的虚空中
他迎着风暴

诺贝特·埃利亚斯，《迎着风暴》（摘自《人的命运》）

致 谢

埃里克·邓宁、理查德·基尔明斯特、巴巴拉·门内尔、尼科·斯特赫尔、萨斯基亚·维瑟等对本书的编辑提供了不少帮助和建议，我们谨表示谢意。在1996年5月举办的埃利亚斯研修班上，波兰克拉科夫省嘉杰龙尼安大学的研究生班同学首次以这个选本为试验性读物，为此我们也要感谢他们。

我们感谢以下出版社允许我们重印埃利亚斯的文章：

布莱克威尔出版社：《文明的进程》、《临终者的孤独》、《投入与超脱》、《追求激动》、《个体的社会》、《时间：一则论文》；

布莱克威尔出版社与兰登书屋：《宫廷社会》；

波利提出版社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德国人》；

波利提出版社与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莫扎特：天才画像》；

赛奇出版社：《定居者与外来者》、《两性权力的变化与平衡》。

目 录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1
致谢	1
导言	1
第一部分 文明	45
一 社会约束导致自我约束	47
二 缩小反差,增加变化	64
三 “礼仪”概念的演变	72
四 礼的功能变化	80
五 莫扎特:人群中的艺术家	91
六 临终者的孤独	102
第二部分 权力	107
七 游戏模型	109
八 论垄断机制	131
九 魏玛共和国时期国家暴力垄断的衰朽	141
十 古代体育的起源	151
十一 古罗马两性权力的变化与平衡	175
第三部分 知识	201
十二 投入与超脱	203
十三 闲话研究	230
十四 时间与定时	234
十五 封闭的人:思想着的石像	247
索引	265
参考文献	272
译后记	280

导 言

1

诺贝尔·埃利亚斯(1897~1990)生于19世纪末,是20世纪的一位伟大的社会学家,但直到20世纪末,他的著作才最终得到广泛的认可。埃利亚斯属于从纳粹德国逃亡出来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英美的大学里获得了声名,更多的则从未在英语学术界找到立足之地,终生默默无闻。^[1]相比之下,埃利亚斯的命运有些不同寻常:过了正常的退休年龄以后,他的早期著作才开始出版,而他主要的著作和文章直到70、80及90岁时才问世。

埃利亚斯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他在其杰作《文明的进程》(初版于1939年,当时鲜为人知)中提出的文明进程理论,该理论在后来的许多论述中得到进一步阐释。一般认为,《文明的进程》是对中世纪以来欧洲上层社会生活方式之变化的一次精彩的案例分析,但它同时还是一种代表性的研究及理论认识模型,对至今仍流行在社会学领域的许多根本假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埃利亚斯以《文明的进程》中最初形成的有关社会进程之性质的基本观点为依托,对权力研究和真正的知识社会学理论作出了基本上是开创性的贡献。

生平与知识背景

第一个25年

诺贝尔·埃利亚斯1897年6月22日出生在德国的布雷斯劳,是个独生子。他的父亲叫赫尔曼·埃利亚斯,母亲叫索菲·埃利亚斯。赫尔曼是一个从事纺织业的商人,家境不错。布雷斯劳即现在波兰的弗罗茨瓦夫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边界线被变更),但当时却全部被纳入德国的版图。在该城著名的约翰尼斯高级中学,埃利亚斯接受了中产阶级所热衷的德国古典中学教育,在拉丁语、

2

希腊语、法语、数学和科学等方面都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他参加了一个阅读康德的特别小组,时常与导师见面,并收藏了德国古典时期的名家著作——席勒、歌德、海涅、默里克、艾兴多夫¹等等。埃利亚斯晚年的时候,人们问他,孩提时代他是否感到自己更是一个犹太人,或者是广大的德国社会中的一员。他回答说,这种问题本身就是那时开始发生的事件的反映。^[2]当时并没有这种问题,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德国人,也是一个犹太人。在一年的重大节日里,他去犹太教堂几次(童年结束后,他什么宗教也不信仰);但布雷斯劳的犹太人觉得他们是德国人。尽管他们对反犹太主义保持着警惕,但另一方面又感到非常安全——事实证明,他们错了。

埃利亚斯很早就对学术研究心向往之。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尚未跨进大学的门就应征入伍。1915年,18岁的埃利亚斯成了德军的一名通讯兵,亲历了东西战线的战斗。1917年,他似乎患上了炮弹休克症,尽管他对这段时期的回忆不甚清晰。不管怎么说,他自始至终都投身于这场战争,因为在回到布雷斯劳后,他又成了部队的一个卫生员,他清楚地记得曾经目睹一位著名外科医生进行截肢手术的情景。^[3]

战争结束后埃利亚斯进了布雷斯劳大学,他的大学时代正处于德国社会及政治上的动荡之秋。德国皇帝在战争可耻地失败后退位,魏玛共和国诞生。大多数的军官团,旧帝国的相当一部分上层与中上层阶级都对新的共和国及其议会机构、社会主义领导者嗤之以鼻。无论是极端的左派——受新近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还是右派都企图推翻这个新政权。被遣散的陆海军人官和士兵组成了战斗队“自由团”(Freikorps),他们暗杀政治领袖,杀害并恐吓那些追随左派对手的群众,埃利亚斯的一个同窗好友也成了他们的刀下鬼。“自由团”虽最终被镇压下去,但1922~1923年飞速的通货膨胀接踵而至,魏玛共和国更加动荡不宁。埃利亚斯不得不中途辍学务工(在当地一个铸工厂当出口管理员),帮助经济上陷入窘困的父母。

正如埃利亚斯自己在回忆时所说,个人遭遇和“(他的)时代事件”对他思想的影响不亚于他的阅读。^[4]如果我们不考虑到以下一点,即他曾经是德国从皇权衰败到希特勒上台前后之暴力及社会、政治、经济混乱的见证人,我们就很难领

1 默里克(Mörike, 1804 - 1875),德国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之一,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画家诺尔顿》等。艾兴多夫(Eichendorff, 1788 - 1857),德国诗人和小说家,代表作有《一个无用人的生涯》等。

——译者注

会其著作的深度。埃利亚斯创建文明进程理论,绝不是为了赞美西方生活方式,而是想迫切地认识到,人们所谓“文明”的那层薄薄的外衣是如何遮盖并掩饰它下面那股冲突与暴力的强大力量的,这种力量即使在德皇统治下貌似稳定的宪政德国也蠢蠢欲动,其时埃利亚斯尚在中学时代。

但埃利亚斯那时还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他进入布雷斯拉夫大学读的是医学和哲学。他获得了初级医学学位,具备了实习医生资格。但在临床学习的第一学期,他发现自己无法同时对付两个专业,于是就放弃了医学,在著名的哲学家理查德·洪尼希斯瓦德(Richard Hönigswald, 1875 ~ 1947)的指导下集中精力攻读博士学位。不过,他在解剖室的工作,他所获得的生物构造知识和大脑功能知识始终伴随着他。它们没有导致他把精神活动和社会行为降格为生物学,相反,他把所知道的大脑的活动与新康德主义描绘的人的形象进行比较,他的导师洪尼希斯瓦德就信奉这样的学说。他发现,在生物学的中枢神经系统中没有什么对应于哲学视为当然的那种区分“外部”世界和“内部”“心灵”世界的东西。后一种观念是西方哲学的一股主流,至少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经由笛卡儿到莱布尼兹的“无窗的单子”,康德则进一步提出每个人感知外部世界的一些先天永恒的先验范畴假设,从而使这种观念登峰造极。贯穿这个思想传统的主线是,它们都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即单个的成年人的心灵何以能够从内向外认识外部世界。心灵是“内部的”,与外部世界界限分明——埃利亚斯后来称之为 *homo clausus*,“封闭的人”的形象——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以至许多社会学家都认为理所当然。埃利亚斯在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有关“人格”与“社会制度”的区分中发现了这种观念,相似的“封闭的人”的假设也在马克斯·韦伯、卡尔·波普及形形色色的现象学派那里存在着,他们对 20 世纪的社会学都产生了影响。^[5] 要抵制“封闭的人”的思维模式是困难的,因为它已成为现代社会一般人的自我经验模式。

但埃利亚斯很早就对此感到不满:“哲学的、唯心主义的人的形象和解剖学的、生理学的人的形象并不一致,这使我困惑了许多年。”^[6] 对人面部肌肉的解剖让他认识到,与他人进行交流的表情活动是人体构造的一大特性。感情交流的发展一定与身体肌肉的发展包括微笑和大笑的能力齐头并进,在长期的进程中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逐渐地,埃利亚斯形成这样一个观点,即有关人的“封闭的人”形象是哲学倾向于把可在时间中观察的进程缩减为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的一个例证——后来他把这种倾向称为“进程缩减”(Zustandsreduktion),他发现在社会学的习惯语汇中这种倾向比比皆是。他开始对一些静态的表述诸如

“结构”、“边界”、“系统”、“阶层”等产生怀疑,它们使人们想到的只是不变的情况,而不是社会生活的永远流变。

这绝大多数观点埃利亚斯很久以后才琢磨透彻。但早期的疑问直接导致他与洪尼希斯瓦德在他的论文《观念与个体:对历史哲学的贡献》上产生严重的分歧。埃利亚斯对康德的论点发动了攻击,后者认为某些思想范畴——牛顿的空间、时间、因果及一些基本道德原则——不是源于经验,而是人心中固有的、永恒的和普遍的东西。表面上看,埃利亚斯似乎回到了洛克的经验主义,但他认为这些思想不应看作是个体的产物,从而又与洛克区别开来。埃利亚斯认为,应该根据一代一代的“链条”来理解知性的历史,这预示着他后来强调要按照复数而不是单数来思考人;这个观点也或多或少地暗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将从哲学转向社会学。按照19世纪哲学的大的区分,我们也许可以说,埃利亚斯是从康德传统转向了黑格尔传统,关心的是知识在时间中的变化形态。但这会导致误解,因为埃利亚斯——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与洪尼希斯瓦德的权力斗争使他失望——已经背离了那能为他感兴趣的问题提供解答的哲学学科。当他1925年在海德堡重新开始博士后的阶段时,埃利亚斯选择的不是哲学,而是社会学。

海德堡与法兰克福

1920年,马克斯·韦伯去世,但他的弟弟阿尔弗雷德(1868~1958)在海德堡5 大学当社会学教授,韦伯的遗孀玛丽安娜也生活在那里,他们一起保持着对韦伯的记忆和学术影响。早几年,当埃利亚斯有一个学期离开布雷斯拉格时,他就海德堡从卡尔·雅斯贝尔斯那里第一次听说了韦伯的著作。现在他深入地阅读韦伯、马克思、齐美尔及其他德国社会学家的著作。直到他完成《文明的进程》以后,埃利亚斯才开始阅读法国、英国和美国的 sociology 经典作品。

在海德堡期间,埃利亚斯仅仅是一个博士,没有任何薪水。除了父亲源源不断地慷慨解囊外,他靠教外国学生德语维持生计。后来他常怀疑塔尔科特·帕森斯曾是他教过的一个美国学生,但他们谁也没有关于对方的清晰记忆,这似乎不太可能。^[7]要登上学术生命阶梯的第一级,还得撰写一篇大学教授资格论文(Habilitationsschrift),以证明他胜任“编外讲师”(Privatdozent)的资格。^[8]每个任职资格候选人都需要一个正教授赞助,埃利亚斯就被列在阿尔弗雷德·韦伯的名下。在他前面还有几个人,因此他需要熬上好几年才能有望呈上论文。他计划做的课题是佛罗伦萨社会和文化在从前科学到科学思维转变过程中的重要

性研究。虽然他的意大利语非常贫乏,但埃利亚斯还是访问了佛罗伦萨,查阅了有关年轻的伽利略和15世纪艺术家如马萨乔¹、乌切洛²等进行的重大实验艺术的文献。在埃利亚斯看来,马萨乔等人所发展的透视法和在二维空间里再现三维空间的手法与人如何从神秘思维转向科学思维的基本问题相关联。^[9]

在海德堡期间,埃利亚斯与卡尔·曼海姆(1893~1947)结为朋友。虽然只年长埃利亚斯4岁,但曼海姆已经是编外讲师。曼海姆介绍埃利亚斯加入玛丽安娜的沙龙,结果埃利亚斯在马克斯·韦伯家阳台的一次聚会上宣读了他的第一篇社会学论文。这是关于哥特式建筑社会学的论文,他讨论的是中世纪法国和德国社会的区别,以及这些区别是如何在两个国家大教堂的结构上反映出来的。

阿尔弗雷德·韦伯和卡尔·曼海姆都敦促埃利亚斯在涉及到与他们的观点之关系时自己的立场更加明晰一些,仅就此而言,他们也影响了埃利亚斯。埃利亚斯坚决反对把自己描述为他们的追随者。^[10]韦伯对社会发展的长期进程及文化在其中所处的地位问题很感兴趣^[11],他认为不应该把文化简化为经济关系或用经济利益来进行解释。虽然文化始终要根据社会行为来理解,但其发展形态却与经济、科学和技术不同。在后者,既有进步(无论是线性的还是辩证的)也有倒退,而在艺术、宗教及总的文化方面,却没有进步或倒退:文化更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自我实现。埃利亚斯后来形成他自己的文明进程理论时,背离了阿尔弗雷德·韦伯的这一思想。撇开“进步”这种规范性问题,他试图证明,就像在经济、科学和技术领域一样,文化领域也可以发现其长期的发展进程,并有着它自己的方向,虽然没有刻意计划,但却是可以辨析的。

在海德堡期间,卡尔·曼海姆处于他学术生涯的巅峰状态,撰写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及诸如论德国保守主义思想之社会起源这样的出色论文,对知识社会学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12]他卓越的研究表明,完全可以把社会意识形态与所形成其中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不过,这种方法将人类一切知识的有效性都变得可疑。曼海姆发现,要在受社会制约的、“有失偏颇的”知识形式和相反的知识形式之间厘清界限并非易事。他本人回避其观点所导致的全然相对主义的结果,并尝试了一些可以打破相对论的路子。其中之一就是他所说的“关

1 马萨乔(Masaccio, 1401-1428),意大利画家,首次运用单一光源及革新的透视法,创作宗教题材世俗化的人物画,代表作有《失乐园》等。——译者注

2 乌切洛(Uccello, 1397-1475),意大利画家,试图调和晚期哥特式风格 and 新兴文艺复兴风格,注意运用透视法,作品以3幅《圣罗马诺之战》最著名。——译者注

系论”：如果不同阶级地位的人们对世界有着不同的偏见，那么是否可以说“真理”就是这些偏见的合题？另一想法受启于阿尔弗雷德·韦伯所谓“社会独立的知识分子”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由于与经济力量的联系不甚紧密，在关于社会现实的观点方面就比其他阶级更少片面性：他们潜在地更能够在政治意识形态和立场之间进行调节。在《面对一个生命的沉思》中，埃利亚斯认为，曼海姆为逃避相对主义而建议的任何一条道路都不能令人信服，尽管他自己所提倡的“多元观点说”某种程度上就类似于曼海姆的相对论。^[13] 埃利亚斯认为，揭示意识形态信仰的社会根源仅仅是开始，应坚持继续寻求更多与社会生活知识相一致的“现实”：“在我看来，意识形态批判只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走向社会理论的小小一步，这种社会理论要认识到，揭示现实的知识与掩盖现实的知识都是能够发现的。一个医生关于可以治愈的人体知识不是意识形态，那为什么人不能站在一个立场上生产关于人类社会的非意识形态的知识呢？”^[14]

7_ 这种观点实际上隐含在曼海姆的论述之中，在很久以后埃利亚斯讨论投入与超脱时我们再次看到了它。在有关投入与超脱的研究中，社会科学的“客观性”问题被看作长期社会发展本身的一个问题，而不是哲学、方法论或个人动机的问题。后来的埃利亚斯认为，曼海姆没有足够彻底地与哲学思维方式决裂，尤其没有与马克思相决裂，后者区分了“意识”和“社会存在”，这本身就是那种区别“外部”社会和“内部”个人心灵之传统的派生物。埃利亚斯指出：“异于意识的存在和异于存在的意识的二元论命题是一种虚构。”^[15] 尽管两人的观点之间并没有任何的敌意和决裂，但埃利亚斯后来还是不焦虑地强调他与曼海姆的知性差异。虽然如此，他们的亲密交往还是持续了10年或更长时间，因此他们的著作有着家族相似性就不奇怪了。说得更准确些，他们的影响在许多方面是相互的。^[16]

在卡尔·曼海姆和阿尔弗雷德·韦伯之间存在着一场悄无声息却紧张的竞争，部分是智力上的，部分是政治的，可能还有一部分仅仅是老一辈与年轻一辈之间的竞争。他们的仇恨在1928年苏黎世召开的德国社会学协会会议上公开爆发。在那次会议上，曼海姆宣读了论文《竞争：一种文化现象》。^[17] 托恩尼斯、索姆巴特和作为年轻回应人的埃利亚斯称赞了这篇论文，但韦伯却勃然大怒，因为论文顺带提到了他和自由主义，并有把“价值中立”（Wertfreiheit）观念相对化的意思，而这种观念特别与马克斯·韦伯相关。^[18] 埃利亚斯是曼海姆的朋友，又是韦伯名下的任职资格候选人，他们公开化的决裂使他进退维谷。因此，当下一年曼海姆被聘为法兰克福的社会学教授时，埃利亚斯同意以学术助手的身份偕往。

在这个岗位上,埃利亚斯第一次领到了薪水;另一个好消息是,曼海姆允诺他只需当3年的助教就可以通过任职资格论文,这比在韦伯手下要早。

在法兰克福,埃利亚斯重新选择了论文的主题,研究的是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宫廷、它看似稀奇古怪的礼仪、朝臣们显然荒谬的奢侈生活,以及这些与权力的社会平衡变化及与文学、艺术和1789年以前法国文化之间的关系。论文完成了,并在1933年希特勒掌权不久匆匆通过答辩,但打印稿却在埃利亚斯流亡期间与其他文稿一样静静地躺了30多年,直到1969年《宫廷社会》才出版。当英文版的《宫廷社会》出版时,半个世纪的时光已经流逝。

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术氛围浓厚。当时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小组即后来所谓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研究所拥有自己的房子,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学系就在其中租了一个房间。研究所的成员包括所长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瓦尔特·本雅明、利奥·洛文塔尔、埃里克·弗罗姆等。虽然研究所与曼海姆所在系科之间的关系不甚紧密,但他们相敬如宾,而且埃利亚斯与阿多诺非常友好。人们常常注意到,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与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19]所关注的根本性问题具有某种相似之处,尽管他们在研究方法上天悬地隔——一个完全是社会学的,立足于经验的、历史的实据,另一个则基本上是哲学的、规范性的话语。^[20]

埃利亚斯的交往还扩大到其他学科领域,并先后结识经济学家阿道夫·洛、精神分析学家S.H.福克斯(后来在伦敦时他们往来甚密)和哲学家及神学家保罗·蒂利希等。埃利亚斯的任务是小范围的课堂教学兼博士论文指导。系里的学生有吉瑟利·弗罗因德(日后成了著名的摄影家和研究摄影的社会学家)、汉斯·格思和库特·沃尔夫(两人后来都是美国有名的社会学家)等。这本是一支非常优秀的社会学队伍,却在起步阶段就遭到扼杀。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埃利亚斯的学生和朋友就散落到欧洲各地,他自己则在法兰克福逗留了稍长一段时间。他有研究所的钥匙,在纳粹搜查这幢房子前,他没有忘记仔细检查,把所有的左翼宣传材料都加以销毁。他亲眼目睹了纳粹夺取国家和大学权力的过程,他发现,这既是一场暴力又组织有序——两者过去、现在都并不相互排斥。后来他去了巴黎,口袋里装着他父亲尽其所能给他的钱。

埃利亚斯对政治党派没有什么兴趣(他甚至宣称永不投票),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10多岁的时候,在战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却是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Blau-Weiss)的一个活跃成员^[21],对此他的《面对一个生命的沉思》中并

未提及。按照一般的政治派别来划分,埃利亚斯承认,他不属于右翼:他的朋友都是左翼,在政治论争时他同情的也是左翼。^[22]但他坦言对一切政治意识形态都深恶痛绝,在他看来,它们都是自我欺骗,是对社会现实的歪曲。他指出,一切政治意识形态都是充满幻想的思维,社会学的任务就是要揭开一切神秘的面纱,通过创造比较真实的社会知识来帮助影响并促进社会。^[23]

流亡

埃利亚斯以独特的方式自觉地与当前的政治冲突保持距离,这一点可以在他流亡巴黎时写的一篇文章《胡格诺派教徒被逐出法国》中看出。17世纪法国胡格诺派教徒的命运与20世纪30年代德国犹太人的困境之相似非常明显,但他在感情上却采取了超脱的姿态,他讨论的是两个半世纪前的事件,这就使得深层的进程分析变得比较容易。尽管如此,在这篇文章以及其后更全面的关于定居者与外来者之关系的理论中,埃利亚斯并不能完全掩饰他对各种外来者的深切同情。^[24]

在巴黎,埃利亚斯很快融入了法国知识分子的圈子,并得到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社会学家塞勒斯坦·布格耶和科学史学家亚历山大·科尔雷的奖掖。但他在法国获得学术职业却毫无指望,他便与从法兰克福来的两个朋友开了一个商铺,生产并销售木制玩具,顷刻之间他的全部钱财化为乌有。他后来回忆说,虽然他穷困了许多年,但这次他实实在在地尝到了饥饿的滋味。在巴黎生活了差不多两年(1933~1935)之后,他接受了已经在英国的德国朋友的邀请,去投奔他们。

这时的埃利亚斯已经38岁,与曼海姆这样资深且有名望的人不同,他发表的东西很少,又不会说英语,因此前程黯淡。他从一个德国犹太人慈善组织那里获得了一笔小额救助款,在伦敦最初的几年就忙于完成那两卷本的杰作《文明的进程》。该书的起因并不十分明晰。晚年的埃利亚斯回忆说,一天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翻书,他看到一套有关古代生活方式的书籍,发现这些书很有社会学价值,于是就开始了构思。但似乎更为可信的是,该书第一卷的写作在巴黎就开始了。《文明的进程》一部分章节于1937年在布雷斯劳印刷,原计划全书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由阿卡第米亚·维拉格出版社出版。但不到一年,德国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出版一事化为泡影。第二卷可能全是在伦敦期间写的,该卷包含了埃利亚斯的国家形成理论和一个结论性的“概要”,对国家形成与生活方式、文化、典型的人格结构(埃利亚斯称为“习性”)之变化的关系作了阐释。这一卷仍在布

雷斯劳印刷,但出版者在该书装订前却逃出了德国。最后,弗里茨·卡格尔在瑞士巴塞尔开办的流亡者出版社(Haus zum Falken)同意出版全部两卷。在埃利亚斯父亲的巧妙周旋下,那些未装订的书页从布雷斯劳运到了巴塞尔。1939年,二战爆发前夕,《文明的进程》终于装订出版。

1938年,埃利亚斯的父母去伦敦看望了他,他敦促父母与他一起流亡,但父母没有答应。他的父亲不相信纳粹会拿自己怎么样,因为他一生始终遵纪守法。1940年,他的母亲写信给埃利亚斯,说父亲死了。后来一段时间他又接到几封来信,但接着就音讯杳然。她的最后一封信是通过红十字会从前往奥斯维辛的中转营转来的,她应该死于1941年。直到生命的末年,埃利亚斯一谈及此事就悲从中来。

虽然是战争年代,《文明的进程》还是零星地受到一些追捧,但总体上说,该书的出版并没有引起大的注意。^[26]埃利亚斯在伦敦经济学院谋得一个高级研究员的职位,战争期间学院搬到了剑桥。1940年,像其他“异己分子”一样,埃利亚斯被拘留了几个月,先关在利物浦附近的营地,后关在马恩岛。其间他组织了一个临时性的研讨班,听众包括10多岁的艾里克·沃尔夫,后者在移居美国后成了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26]之后,埃利亚斯回到了剑桥,战争结束前他为英国的情报部门工作,在德国战俘中间甄别那些顽固不化的纳粹分子。

对埃利亚斯来说,战后最初一段日子是艰难的,他没有稳定的职业,只是断断续续地在伦敦大学兼课,教些成人教育课程,此外别无收入。他后来回忆说,他必须努力工作,以保证学生的入学率。他潜心于精神分析,但有时却因为生计问题而不得不中断。这期间他甚至还从事精神分析的职业活动,是精神分析家小组中唯一的社会学家。这些精神分析学家中比较著名的是埃利亚斯的故交SH福克斯,他们创办了团体分析学会,现在是英国思想与实践精神分析学派中的主要派别。在这种团体分析的治疗实践中,埃利亚斯进一步深化了他有关相互依赖之必然性的思考,并坚定了他拒绝关于人的那种“封闭的人”观念的认识。^[27]

直到1954年,埃利亚斯才得到他在大学的第一个稳定的职位,但这未免太迟了,因为他已经57岁。他与另外一位流亡学者伊利亚·诺伊斯塔特(Ilya Neustadt)一起被莱斯特大学聘用,后者被任命为该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莱斯特大学是一所规模不大、声名不显的地方大学,但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诺伊斯塔特和埃利亚斯一起就将该系建为全国最大、最有影响的社会学系之一。五六十年代,英